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五回 小雷霆遭綁藏軍山 賽活猴落難飛雲橋

周景龍升堂理案問雷霆，是一問三不知。把老英雄雷震宇氣得緊咬牙關，說：「奴才！我攤上了你這一敗門之子，沒有臉面再活到世上。」老英雄亮出了鋼刀，把鬍鬚甩到了左肩頭，鋼刀擔在了脖項，就要自刎身亡。阮英上前，趕緊把老爺子手腕子給抓住，「叔叔！您可不能這麼做！」

雷霆一看，跪爬了半步，來到了爹爹腳下：「爹！您別死，我說呀！」

老頭的眼淚也下來了，雷霆也哭了。阮英把老英雄的刀給奪下來還入鞘中。阮英說：「雷霆，你要老老實實地把事情經過講說一遍，對你我們可酌情輕處。」

「阮英，我明白，你也不用勸，我錯了，我沒聽我爹的話。狀元，我跟您就提出一個要求，我應該是死罪，您給我副罪，把我爹爹和我妹妹留著，別把他們加罪，我就滿足了。狀元，我全說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你站起來，慢慢地說，啊。」

「狀元，我錯了，我不應該不聽我爹的話。頭些日子，你們搜太師府的時候，他們對我就有了懷疑。」

阮英說：「他們是誰？」

「就是你們稱呼的那幫響馬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名。」

阮英說：「憑什麼對你有懷疑呢？」

「你聽我說呀。他們說，太師府有個地下室，是誰給風聲走漏的，他們大傢伙紛紛議論，目光卻投向我。我當時就急了，我說：『幹什麼呀，是誰吃裡扒外？你們懷疑我，有什麼根據呀，我聽得出來。』其實我心裡明白，他們倒不是懷疑我，是懷疑我爹，他們知道我爹跟你們狀元府裡頭的什麼人好像有點什麼來往，我跟他們說了，我爹是我爹，我是我，最後啊，他們大傢伙準備轉移倒藏軍山。」

阮英說：「你先等會兒，我再問問你，我兩次搜太師府，你們為什麼轉移的那麼快，你們到底跑到哪兒去了呢？」

「第一次呀，我們躲到地下室，第二次我們轉移到童貫府裡去了。這都是蔡太師的安排，我們到了童貫的府，最後大伙兒一商量，說呀，東京汴梁風聲太緊，咱們得走，上藏軍山吧。臨走的時候，我跟他們說了，你們不是信不著我嗎？我給你們露一手，第一次派去行刺的山狸子——劉平被人給抓住了，這回我把新科狀元周景龍的腦袋拿到藏軍山上，你們看看我姓雷的怎麼樣？最後他們說：『好吧，我們先走了。』」

周景龍說：「我問你，珍珠冠現在何處，你可知道？」

「珍珠冠哪，他們已經帶到藏軍山上去了。」

「噢，講吧。」

「後來，狀元，我不就來行刺你來了嗎？結果這一鏢沒把您打死，我反而自投羅網，到您這請罪來了。任憑你們發落。」

阮英說：「雷霆啊，藏軍山離這兒有多遠哪？」

「離這兒不遠，在汴梁正東，不到二百里地。」

「山上有多少響馬啊？」

「過去呀，倒不算太多，也就幾百人，現在呀，大概有上千人了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這些響馬聚集的如此之快，是誰召集的哪？」

「狀元，您聽我說，原來這個藏軍山哪，山上有三位寨主。大寨主外號人稱金翅大鵬叫蓋世英，二寨主外號小蜜蜂叫韓方，三寨主外號叫雞鳴五鬼叫韓亮。說老實話，二、三寨主為人可不怎麼樣。頭把金交椅的金翅大鵬蓋世英，那可稱是一位綠林英雄，這個人雖然淪落江湖上，卻是一條硬漢子，真是有點兒替天行道的正氣。可自從他的弟弟蓋世雄被你們打死之後，蔡太師就把他收買了，他也願為蔡太師效勞。蔡太師把藏軍山當了他自己的屯兵之處，他把許多江洋大盜，用重金收買之後，都安排在藏軍山上，所以很快就發展到幾千人眾，百姓們以為這是一伙強盜，其實這是蔡太師的護兵，蔡太師暗地裡供錢，大伙也願意為蔡太師賣命。」

阮英說：「盜珍珠冠的是金翅大鵬蓋世英嗎？」

「不是，此人外號鑽雲燕子，名叫奚金哥兒。他精明悍練，我們倆是朋友，我就是為了他才入了伙嘛。這個人，是悟明長老的徒弟，他會打左手鏢。一般的都是右手打鏢，他用左手打鏢，鏢是百發百中，武藝高強。來無影，去無蹤。他夜入皇宮寶藏庫，盜出了九龍珍珠冠。」

「嗯，現在奚金哥在哪兒？」

「狀元，他也上藏軍山了，全走了。蔡太師給我們大伙兒許願，將來你做這個官兒，他做那個官兒，我聽他們私下議論，說蔡京將來能當皇上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上藏軍山，好上嘛？」

「狀元，我正想跟您說呢，上藏軍山可不怎麼容易，因為這個山，四面是水，當中是山，上山有翻板、滾板、梅花板、髒坑、灰坑、竹刀坑，滾腳木、砸腳石，各種埋伏，九溝八岔十二條路，有生路，有死路。錯走一步，輕則帶傷，重則就得喪命，另外，要上山必須要經過一座飛雲橋，這飛雲橋上有銷簧埋伏，你們要想上藏軍山，捉拿盜寶之人奚金哥，破此山寨，恐怕難於上青天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好吧。雷霆啊，你爹爹是一位享有盛譽的江湖英雄，跟阮英他的老師和他的爹爹全有交情。有道是浪子回頭金不換，如今你有悔過之意，願意改邪歸正，棄暗投明，我對你既往不咎。來呀！給雷霆把綁繩鬆開。」

雷霆一聽說：「狀元，我要您的命，您卻饒了我的命，這樣的大恩德我無以報答，您還是把我殺了吧！」

「雷霆啊，不要再往下講了，我只求你重新做人，將功折罪，莫負老人家的教子之心。」

雷鳴在一旁說：「還不給狀元謝恩！」

雷霆忙磕頭謝恩說：「狀元老爺，要不然我就跟你們上金殿吧，把蔡京的這些事兒跟皇上說明白，我去做人證。」

周景龍搖了搖頭，「雷霆，不行。蔡太師他不會承認的，他是皇親國戚，萬歲對他也有些偏聽偏信，再說現在沒有根據，九龍珍珠冠沒找回來，沒有破了藏軍山，恐怕你這個人證證不成，弄不好你的命還得搭上。」

「狀元，要不然這一吧，我上藏軍山去一趟，我探探消息，然後回來再給狀元府裡頭送信兒，我幫你們攻破藏軍山，找回珍珠冠，你看如何？」

周景龍想了想說：「這倒是個可行的辦法，可是你到山上有把握沒有？他們對你還能否相信？你並沒拿到我的人頭哇？」

「狀元，這您盡請放心，我到山上可以和他們說，我行刺未成，險些喪了性命，故此逃回山上，他們豈奈我何？我只要在山上扎住，就可以查清內情，然後回報給你們。」

老頭在旁邊說：「狀元，叫他去吧，給他一個立功贖罪的機會。奴才，你到山上探明消息，要速速回來，狀元帶兵攻打藏軍山時，老夫也要隨軍而行，盡我微薄之力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好，雷霆，你收拾收拾，就準備起身吧！」

雷霆把刀背好了，渾身上下紮束停當辭別了爹爹和狀元，就離開了狀元府，直奔藏軍山而來。

雷霆來到了藏軍山的山下，飛雲橋的西邊兒：「哎，請開寨門！」

飛雲橋的東面兒，有巡山瞭哨的嘍兵問：「誰？哪位？」

「雷霆。」

「等會兒。」

過了一會兒工夫，聽嘍兵說：「上橋吧。」這個橋上有銷簧埋伏，一般人過不了橋，人家把銷線兒掛上，你才能過橋，雷霆過了橋，進了寨門，來到了「聚義廳」，他剛往裡一走，覺得腳底下好像有什麼東西絆了一下子，「撲通」，把雷霆就絆倒了。

「哎，怎麼回事兒。」

「嘩——」兩旁這幫賊人各亮兵器，舉在了空中，眼看就要往下落，要真落下來呀，當時雷霆就得剝成肉餡。

「住手，你們為什麼要把我剝死！」雷霆大聲喊叫。

當中一把金交椅上，坐著金翅大鵬蓋世英：「且慢！」要沒有蓋世英這一嗓子，雷霆啊，可就完了。

「嘩——」眾人各把兵器撤回去，一個個是橫眉豎目，望著雷霆七嘴八舌地指責：「姓雷的，你不是人，你是吃裡扒外的匹夫！今天就該把你剝了……」

金翅大鵬蓋世英說：「大伙兒不要亂，把雷霆帶過來。」

雷霆被他們綁上了，帶到了金翅大鵬蓋世英的眼前。蓋世英說：「雷霆啊，以往我感覺你夠朋友，可沒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擰，架著炮往裡打，你知道綠林的規矩，要是吃裡扒外的話，就得亂刀分屍。唉！不過，念在你跟我一起混過，江湖上還得講一個義字，今天我不殺你，先委屈你幾天，把你押到後山。」

「大哥，你聽了誰的胡言亂語，一定是我得罪了人，他們暗刀子殺人，我去殺陳狀元，差點把命搭上，死裡逃生，到這兒怎麼能這樣對待我？我雷霆怎麼了……」

「噶！不要再往下說了，我全明白，你委屈兩天，什麼事兒都會明白的，來呀！把他先押下去。」

雷霆知道壞了，肯定是有人給我走漏了風聲，事到如今，只好聽其擺佈。雷霆被他們推倒後山山洞給押起來了。

過來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，也就是一更來天，飛雲橋的西面來了三個人，頭一個就是阮英、第二個是花雲平，第三個是時長青。三個人來到飛雲橋的西面，低低地聲音：「……別著急，咱們到了橋上頭，慢慢地用腳趟，一點一點地探，過了飛雲橋，到了裡邊，探明瞭消息，看看雷霆到底出了什麼事。」

他們幾個人是怎麼來到呢？

雷霆三、四天沒回去，大家就知道事情不妙。早在雷霆去的第一天，皇帝就旨調阮英，因為蔡京告他私搜太師府之罪還沒有結果呢。阮英見了皇上，就奏明瞭近兩日案情的進展已有頭緒，現在正進一步調查此事，須要緝拿盜賊，歸還國寶。皇上一聽，也很生氣，立刻封陳景龍為京都安撫使，統領阮英等人攻打藏軍山，找回珍珠冠。

周景龍與阮英以及眾弟兄，帶著二百馬步軍隊，離開了東京汴梁。朝裡頭只留下了鐵金錠、鄭翠屏和鄭猛雄三個人保護狀元府。鎮京副元帥張毅，等候阮英的命令，發兵剿匪。

離藏軍山十五里地，有個安平鎮，鎮裡頭一個長盛客棧，是一個車馬大店。周景龍把店房包下來，作為臨時的行轅公館。他們商議決定，由這三個人夜探藏軍山。

阮英說：「二位哥哥，到了山上，先要弄清雷霆的下落，他也許被他們殺了，也許被押，再說不好聽的，也許雷霆又改變了主意，投靠了響馬。咱們弟兄，高山上探明消息，立刻傳令，東京調兵，攻打藏軍山。」

「兄弟，你上後邊來。」時長青說：「我在你頭前探路。」

「不，六哥，你還是在後頭吧。」

花雲平說：「我在頭前吧。」

阮英說：「全不用，我個子小，身體輕，遇有意外挪動還快一點兒，還是在前面吧。」

「兄弟，我們不放心哪。」

「沒事兒，說尖酸話，我真要是死了，二位哥哥也別著急上火，趕緊回去，給狀元送信兒，聽見沒有？」

「兄弟，說什麼話也別說這個話呀！得說幾句吉利話兒。」

阮英說：「咱們得把醜話說頭前兒，攻打藏軍山，雷霆講話了，不是那麼容易的，高山的埋伏甚多，你知哪步走錯出了事兒？哥哥們，走！」阮英上了橋，他用腳在頭前慢慢地趟著來，看看哪是銷簧、埋伏啊。阮英用腳趟著，一點一點地往前走，後邊這兩個哥哥拉開距離，跟著阮英也就上了橋了。剛走到橋當間兒，阮英這個腳，左腳抬起來，剛想要試，這個左腳還沒等落下來，這個右腳覺得腳底一軟，「嘩吟」「撲通」「嘩——」把阮英啊，就翻下了飛雲橋。

後邊時長青跟花雲平聽前邊「撲通」、「嘩——」一響，「噌——」兩個人來了個鷓子翻身，急忙跳回原地，離開橋面。「兄弟！」再喊兄弟已無人答應，仔細觀瞧，已是蹤影不見，到橋底下去了。下邊是嘩嘩的河水……

「當當當……」山頂上啊，這鑼聲可就響了，聽有人喊：「有人探山！到了飛雲橋，翻到橋底下去了。」出來有一百多名嘍兵，燈球火把、亮子油鬆，是照如白天。「通通通……」由對岸跳到水裡好幾個人，岸上還有人喊：「把死屍打撈上來，看看他是誰？」七言八語的，山上一片大亂。

長青、雲平含著眼淚，是束手無策，「兄弟呀！」有心拼，過不去飛雲橋，再說寡不敵眾，我兄弟有話在先，不讓我們冒這個險哪，趕緊回去給狀元送信兒，真應了他這句話啦！兄弟大概是九死一生了。哥兩個走幾步回頭看看，看看又走幾步，就回到了安平鎮。

來到了臨時公館，一進門呀，哥倆兒就哭了。周景龍一看去仁回來倆，大吃了一驚：「二位賢弟，阮賢弟呢？」

「他，他已經踩上翻板，掉下了飛雲橋。現在死活不知。」

周景龍聽完這句話「突突突——」紗帽翅兒直顫，袍服微抖，心想：兄弟呀，你可不能有三長兩短哪！……但周景龍又馬上強作鎮靜穩住精神，他知道這二百來人都是探山的，可不是攻山的。我周景龍是京都安撫使，是他們的首領，我要一慌神兒，大伙兒就更沒有主意了。這會兒，「小八義」這哥幾個可全急了：「狀元哪，趕緊傳令吧！攻打藏軍山！」

周景龍說：「大伙不要忙亂，我等先行，是為探山而來，後邊的人馬還沒到，決不能貿然行動，眾位且都各回各的房間休息，明天天亮我自有道理。」

「這……」軍中聽令啊，誰敢亂來呀。

大家伙兒各回各的房間……周景龍這半宿兒輾轉反側，夜不成寐。

第二天，天剛亮，早飯用過，忽聽藏軍山方向一聲炮響，「咚——」周景龍心想：嗯？怎麼響了一聲炮哇……過來一會兒工夫，有探馬來報：

「啟稟大人，我們已經探聽明白，藏軍山的響馬已把招討使阮英的人頭割下，放到一個小木籠裡頭，掛到了飛雲橋畔的百尺竿頭。我們的招討使阮英已是為國捐軀！」

「啊——！」周景龍聽這一報，不亞於聽到一聲裂天霹靂，他栽兩栽，晃兩晃，險些就昏倒過去。周圍人過來攙扶。

「狀元保重啊。」

哥倆兒的感情非同一般，那真是出生入死，患難與共哇。我兄弟是梁山後代，綠林的英雄啊。不為名，不為利，不想貪圖榮華富貴，就其本人，他根本不想做官，他是為了我，為了鏟除奸黨、昭雪冤案，才違心地為官，沒想到如今竟在這裡斷送了性命，我心裡能放得下嘛。

尉遲霄、孔生氣得「哇呀」地怪叫：「狀元哪，你快傳令吧，給我阮賢弟報仇呀！我要踏平他的藏軍山！」

唐燧子與阮英感情最深，一聽這信，眼淚就下來了，「啞！阮賢弟你死得好苦哇！你這一死，我有什麼臉再見老師，我怎麼交待呀，我是當大師兄的，你等著，師兄給你報仇，我跟他們玩了命啦！」

唐燧子把棒槌也拿下來了，這就要往外走。

「嘩——」整個大廳裡全亂了。

周景龍一見此情，「啪」一拍桌案，喊了聲：「弟兄們！不要亂！軍中有令不准胡為！哪一個也不許私自出營。阮賢弟為國捐軀，我等聽後皆肝膽俱裂，五腑欲崩，但此時此刻，決不可輕舉妄動。敵寇把阮賢弟首級掛出來，分明是要引我出征，以探虛實。我等要盲目而動，勢必中敵圈套。到那時又說不上有多少人為國捐軀，送上性命，我等必須察清山裡詳情，方能有破敵良策。如今我已有計在胸，容熟思之後，再做道理。眾位且各休息，無令擅動者，斬勿論！為阮賢弟報仇，我自有辦法。」

大伙聽了周景龍這一番話，也覺著有道理，二百人怎麼能和幾千人作戰，大伙兒只好各懷著慘痛的心情離開了大廳。

周景龍立刻吩咐人在旁邊騰出一個房間來，在裡頭給阮英寫了一個名牌兒，擺上了五花大供，頭前用一個燒紙盆兒，給他燒紙，捻香敬酒，望空而拜：「阮賢弟呀，如果你陰靈不散，你保護你的哥哥們出兵得勝，活捉敵酋，攻破藏軍山，給你報仇雪恨。」